

李德新教授“调脾胃安五脏”学术思想研究

海英^{1,2}, 王翰³, 指导: 李德新³

(1. 中国中医科学院, 北京 100700; 2.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 辽宁 沈阳 110032;
3.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 沈阳 110847)

摘 要: 李德新教授多年来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 尤其擅长脾脏象学说, 在继承了传统的脾胃学说思想精华的基础上, 对脾胃学说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阐发。在时代背景不断变化的现今社会, 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通过其多年的教学及临床经验, 结合实验研究的方法, 逐渐形成了“调脾胃安五脏”的学术思想, 将脾胃学说的应用范围进一步延伸。通过跟师出诊、研读导师学术著作、对导师进行深度访谈等学习方法, 总结导师学术思想, 凝练导师学术特色, 从学术思想的内涵、发展的渊源、立论依据以及学术特色等4个方面对导师“调脾胃安五脏”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 李德新; 调脾胃安五脏; 脾胃学说; 补土派; 五脏病

中图分类号: R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7717(2016)06-1287-04

LI Dexin's Academic Idea of Regulating Spleen and Stomach to Treat Five Zang - Organs

HAI Ying^{1,2}, WANG Han³, Advisor: LI Dexin³

(1.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2.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CM, Shenyang 110032, Liaoning, China;
3.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CM, Shenyang 110847,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LI Dexin has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the basic theory of TCM for many years, and is especially good at spleen theory.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raditional essence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theory, the thought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theory has been further expounded. In modern society, with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through its teaching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for many year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method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professor LI gradually formed a theory of regulating spleen and stomach to treat five Zang - organs to extend the application range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theory. Through reading the tutor's academic works and methods, it summarized the academic thought and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connotation, the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basis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 and so on.

Key words: LI Dexin; regulating spleen and stomach to treat five Zang - organs; spleen and stomach theory; earth - supplementing school; Zang - organs diseases

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 而脾藏象学说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逐渐发展并形成了脾胃学说, 为历代医家所重视。李德新教授从事中医教学、科研及临床工作50余年, 致力于脾胃学说的研究, 在总结前人学术思想和自己多年临床经验的基础上, 不拘泥于传统的补脾胃思想, 而是将其与阴阳、气血理论相结合, 创新发展了脾胃学说, 提出“调脾胃安五脏”的学术思想。笔者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全国第一批传承博士后, 有幸跟随导师李德新教授学习, 并通过跟师出诊、研读导师学术著作、对导师进行访谈等学习方法, 结合临床实践, 总结导师的学术思想, 现就李德新教授从脾胃入手治疗五脏疾病的学术思想进行整理, 以供同道学习交流。

收稿日期: 2016-02-14

基金项目: 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项目(2012171)

作者简介: 海英(1969-), 女(蒙古族), 辽宁人,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 研究方向: 神经内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与研究。

1 “调脾胃安五脏”学术思想的内涵

李德新教授“调脾胃安五脏”学术思想的内涵是不论何系统疾病, 都要在了解本系统疾病的生理特点及病理变化的基础上, 始终坚持以脾胃为中心进行诊治, 通过调脾胃而达到安五脏的最终目的。《素问·玉机真藏论》言“脾为孤脏, 中央土以灌四旁。”《素问·太阴阳明论》云“土不主时”, “土旺于四时”。是因为脾土虽不主一时, 但四时之中皆有脾土之气。可以说, 五脏之中皆有脾胃之气, 而脾胃之中亦有五脏之气, 互为相使而不可分, 故调五脏即所以治脾胃, 治脾胃即所以安五脏, 但是李德新教授更重视后者, 即从脾胃入手, 治疗各种病证。

调脾胃的涵义可以从两个方面论述。其一, 是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始终注重顾护胃气。此中胃气, 并不是指狭义的胃中水谷精气, 而是代表广义上的脾胃运化功能, 体现了脏腑、气血的功能状态, 胃气之于人身, 是人身精、气、神的体现。顾护胃气, 目的是为了保护和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化生气血的功能。脾胃调和, 化生有源, 生命得以继续, 才有能力祛除病邪, 进而恢复健康; 若胃气衰败, 生命难以维持, 更

勿论保护健康,正是“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其二,虽然疾病不同,但治疗时要从脾胃入手,以调脾胃为中心,其核心是保护正气,调补后天。正如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的观点,脾健则四脏皆健,机体功能活动正常,脾气旺则正气存于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遗篇·刺法论》)李德新教授旨在通过调脾胃,平和人身之气血阴阳,达到中和的状态,进而使五脏受益。其最终目标是保护健康、防治疾病,追求有质量的生活,使人健康长寿。

此外,李德新教授重视从脾胃入手治疗五脏疾病的同时,亦强调五脏一体,从任何一脏入手都可以起到调节它脏乃至整体的作用。导师“调脾胃安五脏”学术思想的内涵并不是只调脾胃,而是以脾胃为切入点,以顾护脾胃为根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对整体进行调理,只有脾胃安和,五脏有所受,才能有针对病变之脏腑,纠正阴阳气血之所偏,维持脏腑之间的动态平衡,这才是治疗的目的所在。

2 “调脾胃安五脏”学术思想的渊源

李德新教授“调脾胃安五脏”学术思想是在脾胃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黄帝内经》构建了脾胃学说的知识体系,对脾胃的生理功能、致病机理、治疗原则及防治养生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概括了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为后天之本;脾气宜升,胃气宜降的生理功能。在太阴阳明论这一篇中,从经络的角度论述了脾胃表里相连却主病不同的原因,概括了胃病多实、脾病多虚的病机,以及脾主肌肉、脾不主时、脾为胃行其津液等生理特点。并在脏气法时论一篇中提出了“脾恶湿,急食苦以燥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的治疗原则。可以说《黄帝内经》是李德新教授“调脾胃安五脏”学说思想的源头所在。

东汉时期,张仲景对脾胃学说进行了发展,其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开篇就提出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的观点,奠定了脾胃理论的临床证治基础。其在《伤寒论》条文中表达了对顾护胃气及保存胃阴思想的重视,提出了“勿犯胃气”、“胃气和则愈”等治疗原则。经方之中处处可见顾护胃气之甘草,并创立了急下存阴之大承气汤;和解保阴之小柴胡汤;利水顾阴之五苓散;益气生津之竹叶石膏汤等缓急存阴之经方。在组方、煎药、服药、药后调护等方面细致、严谨的论述,无不是其重视“保胃气,存津液”思想的体现。

药王孙思邈主张通过脾胃的生化作用,达到防病养身,延年益寿的目的。他收集整理了180余首调治脾胃的专方,且应用针刺和艾灸治疗脾胃疾病,在《备急千金要方·食治篇》中提出了“五脏不足,调于胃”、“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的观点,对后世正确认识脾胃与养生的关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张元素作为易水学派传创始人,主张治疗疾病以扶正为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扶养后天则祛邪而病自愈。其在《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中对于脾胃病的治疗提出了土实泻之,土虚补之,本湿除之,标湿渗之的治疗原则,枳术丸作为脾胃病的代表方,正是“养正积自除”思想的体现。

金元时期,李东垣确立了脾胃内伤学说,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元气之充足皆由胃气之无所伤,故脾胃为元气

之本。李东垣认为脾胃居于中焦,是周身元气升降运动的枢纽,脾胃元气充盛,则清升浊降;脾胃升降失常,从而导致各种病症。在遣方用药上主张升脾阳与降阴火,创立了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经典方剂。

叶天士在李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行发展,阐发了脾胃分治之理,创立胃阴学说。认为“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临证医案指南·脾胃》华岫云按)强调脾喜刚燥,胃喜柔润,倡导甘平或甘凉濡润为濡养脾胃之法。阐明胃阴的观点,弥补了李东垣源于脾归于胃,重在温补而养阴不及之偏,开创了脾胃分治的先河。

到了近代,随着脾胃学说的发展,许多中医大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如施今墨先生^[1]总结出温、清、补、消、通、泻、涩、降、和、生治疗脾胃病十法,并将八纲列为十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气血,其中阴阳为总纲,气血辨证以气为主,以血为辅。岳美中先生^[2]则明确提出了脾阴虚与胃阴虚虽用药相似,但差异甚多,不应混淆。董建华院士^[3]提出了“通降理论”,发展出以恢复脾胃通降为目的的系列治则治法及方药体系。邓铁涛教授^[4]提出了“五脏相关理论”,从整体的角度对人体生命活动进行探索,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李德新教授在学术上主张博采众长,汲取各家学术思想的精华,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其“调脾胃安五脏”学术思想虽源于“从脾论治”思想,但两者并不相同。调脾胃不同于单纯的补脾胃,而是从调补入手,将脾胃与气血、阴阳相结合,不单纯温补与凉润,亦不单纯升降与燥湿,而是重视脾胃、气血、阴阳、燥湿之间的平衡。在继承、发展脾胃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脾阴学说,并且通过大鼠脾阴虚试验模型,证明了滋补脾阴中药可以调节脾阴虚大鼠脾、肝组织中PKC活性,并且能显著升高脾阴虚证大鼠心脏组织的细胞浆MAPK活性^[5-6]。从实验的角度支持了其“调脾胃安五脏”学术思想。

3 “调脾胃安五脏”学术思想的立论依据

3.1 五行以土为贵,五脏调脾为先

五行学说属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而中医学说中的五行,不是表示五种特殊的物质形态,而是代表五类事物的功能属性,是对自然界客观事物内部阴阳运动变化过程中五种状态的抽象,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7]。五行之中,“土爰稼穡”(《尚书·洪范》),说明土具有载物、生化的特性。凡具有生化、承载、受纳等性质或作用的事物和现象,归属于土,可以说“万物土中生”、“土为万物之母”。由此可见,五行以土为贵。

五脏应五行,脾之功用与五行之土德之性相类。以脏腑分,五脏俱属阴,何以脾为阴中之至阴?因脾统四脏,为阴之守也。脾主运化水谷精微,其气上输心肺,下达肝肾,内濡养五脏六腑,外充溢四肢百骸、皮毛筋肉,此所谓居中央,畅四方是也。正如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脾病源流》中所云“盖脾统四脏,脾有病,必波及之;四脏有病,亦必待养于脾,故脾气充,四脏皆赖煦育;脾气绝,四脏不能自生。”人体生命活动得以维持,依赖脾胃所化生之水谷精微及津液的充养,脾的运化功能正常,则其余四脏皆有保障,机体功能正常,则不易病,既病也易于康复。这即是“脾统四脏”的意义所在,也是李德新教授“调脾胃安五脏”学术思想的哲学基础。

3.2 脾胃乃后天之本,气机升降之枢

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素问·平人氣象论》)“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可见,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为人体滋养之气之本源。各脏之气血,均化生于水谷精微,因此,各脏的气血亏虚,又与脾胃气血生化之源的关系极为密切^[8]。《妇人良方·调经门》有言“夫人之生,以气血为本,人之病,未有不先伤其气血者。”既病伤人气血,则治病当从脾胃入手,固护气血生化之本源,才能从源头上治疗疾病。

脾升胃降功能主要侧重于对气机的平衡协调。气机的升降出入是人体气化功能的基本形式,脏腑的气化运动,就是升和降的矛盾统一,即所谓气机升降^[9]。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首要功能,也是人体进行新陈代谢,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过程^[10]。《素问·六微旨大论》中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人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吐故纳新,物质与能量代谢的告竣,就意味着生命的完结。因此,保持气机升降出入功能状态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脾胃乃后天之本,气机升降之枢,其功能主要体现在气血的生化与调畅,气血是人身之根本,保证气血条畅,亦是保护健康的基础。同时,气血亦是人身之阴阳,气血畅达,方能平衡人身之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阳从左升,阴从右降,所以说阴阳是气机升降的体现。人体脏腑的生理功能,无非是升其清阳,降其浊阴,摄其所需,排其所弃。心肺在上,在上者宜降,肝肾在下,在下者宜升,脾胃居中,通连上下,为升降之枢纽,传化精微以灌四旁。所以说,脾胃有维持与保障气血生化与调畅的功能,人身之平衡,就是气血阴阳之平衡,调脾胃可以通过调节人身之气血阴阳,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这是“调脾胃安五脏”学术思想的立论基础。

3.3 内伤脾胃,百病由生

“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是李东垣在《黄帝内经》及其师张元素对脾胃精髓认识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临证经验提出的。他认为元气是生命活动的源泉、是健康之本,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均与元气盛衰相关,人之所以生病亦是由元气虚衰所致。随着后世医家对脾胃的生理功能及病理特点认识的不断深入,“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也不再局限于脾胃滋养元气的范畴,而是上升到脾胃与人体正气密切相关的层面。脾胃健运,则可化生水谷精微,运达周身,精神乃健。若脾胃弱失,则脏腑不安,正气不存,邪有所侵,变生诸疾^[11]。简而言之,脾胃病则正气衰;正气衰则折人寿。“故人生存活之原,独脾土之功最大”(《笔花医镜·脾部》)因此,从发病学上讲,调理脾胃可增强人体正气,从根源上起到防治疾病的目的。这也是李德新教授“调脾胃安五脏”学术思想的立论依据之一。

3.4 脾胃为养生之本,防治疾病之要

疾病的发生是外感病邪与人体正气相互作用的结果。未病先防,即是在健康之时,便注重养生调护,提高人体正气,预防疾病的发生。“四季脾旺不受邪”(《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脾胃平和,气血充盈,则周身有所荣,正气存于内,外邪不能侮,疾病无所生。所以,即使是健康

人,也应注重调养脾胃,提高人体正气和抵御外邪的能力。

《素问·玉机真藏论》有言“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五脏之间相互滋生,相互制约,五脏为病可以相互传变,故而既病防变的重点在于治疗过程中,防止疾病的传变与加重。虽按五行生克制化的规律,病变所传脏腑有所不同,不可同一而论,但均可从脾胃入手,达到顾护正气,防止传变的作用。《格致余论·臌胀论》谓之“脾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故能使心肺之阳降,肾肝之阴升。而成天地之交泰。是为无病。”反之,若脾胃虚弱,正气不复,则病情易重,病势缠绵,甚则蔓延传变。

中医主张治病求本,治其根本,标象自愈。而生命之本,在于先天之本肾与后天之本脾。先天之本与生俱来,后天之本尚需培补。脾胃居中央而畅四方,有“脾统四脏”之说,脾胃运化功能正常,则其余四脏皆有保障;脾胃之气升降如常,则全身气机得以保障。故《脾胃论·脾胃胜衰论》曰“其治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惟益脾胃之药为切,善治者,惟在调和脾胃。”《临证指南·虚劳》也有“上下交损,当治其中”之述。说明从脾胃入手,可以达到治疗全身的目的。此外,脾胃功能的强健与否,是决定药物吸收与发挥作用的基础。“且凡欲治病,必须先补胃气,以为行药之主。若胃气实者,攻之则去。而疾常愈,此为胃气强而药力易行也。”(《景岳全书·饮食门》)故《慎斋遗书·辨证施治》所言“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方无一失。”的观点为历代医家所接受。

4 “调脾胃安五脏”学术思想的学术特色

脾胃同居中焦,以膜相连,脾胃需同调,亦需分治。“胃属戊土,脾属己土,戊阳己阴,阴阳之性有别也。脏宜藏,腑宜通,脏腑之体用各殊也”(《临证指南医案·脾胃》)。李德新教授主张调脾胃,而非单纯的补脾胃,注重脾阴、脾阳、胃阴、胃阳之间的平衡,不偏重于温阳,亦不偏重于补阴,不单纯升、也不单纯降,而是根据脾与胃的生理功能,以及二者之间密切的关系,从气血、阴阳、升降、燥湿等方面综合分析、辨证论治。

4.1 治当兼顾脾胃之阴阳

在中医理论中,疾病的发生是由于机体的“阴阳失调”,其中“阳盛”和“阴盛”即为“过”,“阴虚”和“阳虚”即为“不及”,“过”与“不及”都是产生疾病的原因。《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因此,调节机体阴阳,使其保持平衡状态,是关键所在。脏腑各有其阴阳两种属性,中医认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素问·宝命全形论》)阴阳俱存才有形质之体,阴阳互用互制,才能发挥正常功能。故将“体用”这一哲学概念与“阴阳”理论相结合,形成了现在“体为形质,用为功用”的体用概念。

脾胃同属土,此为体;土有涵养万物之德,此为用。其中,脾为太阴湿土,在体为阴,但主运化,所以其用为阳;胃为阳明燥土,在体为阳,但其用主纳,主下降,所以其用为阴。体是本源,体不同,则用不同,离开了体就无所谓用。脾之阳用,依赖于脾之阴体,同理,胃之阴用,依赖于胃之阳体。虽然脾为太阴湿土,多为阳虚;胃为阳明燥土,多是阴虚,但处理脾胃之间的关系必是从阴、阳之间的协调平衡入手,不应存在主观上的偏颇。

脾阳、脾阴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依赖。脾阳是指脾运化功能及在运化活动过程中起温煦作用的阳气,脾之运化水谷、运化水液、升运清阳、温煦四肢肌肉等功能,都要依靠脾

阳来完成。脾阴指存于脾脏的阴液和脾脏本身的形质,可滋养脾气,涵润脾阳,是协助脾阳共同运化水谷精微的重要物质。《灵枢·本神》曰“脾藏营”。《素问·五运行大论》称脾“其性静兼,其德为濡”。《素问·平人氣象论》则云:“藏真濡于脾”。濡者,滋润也,说明脾脏以滋养濡润脏腑为其主要的生理功能和作用。脾阳不足,无力蒸化脾阴,则脾气衰少,进而影响脾之阴气;脾阳不足,脾中阴津亦失于温化,则生理之津液变为病理之水湿,致使脾阴虚与脾湿并见,所以脾阴需受脾阳的运化温煦。脾阴有濡润脏腑,安抚脾阳甚至诸脏之阳的生理功能,能助脾之运化,并能濡润五脏,营养肌肉筋骨,所以脾阳亦需脾阴之濡润安抚。

同理,胃气由胃阳蒸化胃阴产生,包涵胃阳、胃阴两方面的功能。胃阳为胃气温煦、动力的部分;胃阴为胃的津液,是胃气滋养、濡润、下行的部分,在胃阳发挥温煦、推动作用时,胃阴同样参与其中。胃体阳而用阴,胃阴、胃阳之间相辅相承,对立而统一,共同完成胃主受纳、腐熟水谷,主通降的生理功能。虽“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临证指南医案·脾胃》),但胃之通降,亦须胃阴、胃阳相协调,胃阳虚则通降太过而致中气下陷。正如《慎斋遗书·阴阳脏腑》所言“胃气为中土之阳,脾气为中土之阴,脾不得胃气之阳则多下陷,胃不得脾气之阴则无转运”。所以说胃主腐熟、主通降的生理功能需靠胃阴、胃阳协同作用。治亦应兼顾胃阴、胃阳,使之协调平衡,方可取得良效。

脾体阴而用阳,胃体阳而用阴,若偏补阴阳,会破坏其体用关系,所以补阳之中应兼顾滋阴,益阴之中应兼顾温阳。李德新教授通过实验证实脾气虚、脾阳虚及脾阴虚的病理变化与现代医学肝、脾组织的功能相关;健脾益气、温运脾阳、滋补脾阴中药能够调节脾气虚、脾阳虚与脾阴虚大鼠肝、脾组织 PKC 活性^[11-14]。李德新教授以试验为基础,从脾气虚、脾阳虚、脾阴虚三方面进行研究,将脾阴虚与脾阳虚进行对比,体现了二者均有各自的功能特点,不可互相取代,最好的状态是维持脾阴、脾阳的协调平衡。临证时,应详辨其临床表现,加以区分治疗,不可混为一谈。这也是在临床上主张调理脾阴、脾阳、胃阴、胃阳关系的关键所在。

4.2 升降相因 燥湿相济

脾与胃,一脏一腑,一升一降,一燥一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脾为阴体而抱阳气,阳动则升,胃为阳体而含阴精,阴静则降。”(《四圣心源·天人解》)脾气升依靠脾阳的鼓动;胃气降有赖胃阴的濡润。脾胃升降失调,相互为因,即脾气不升则胃气不降,胃气通降失常则脾气亦难以升发,故升脾气与降胃气当并重同调。

脾性湿,胃性燥,相反相成。脾性湿,防其湿胜而喜燥;胃性燥,防其过燥而喜润。脾与胃,各随其所喜,而燥湿互济。脾胃虽皆属土,为万物之母,但脾体阴而用阳,胃体阳而用阴,是以脾胃之间必须燥湿相宜,才能化生不已。此处脾阴需与脾湿相鉴别,脾为太阴湿土,湿乃脾之正气,无湿则不能行稼穡之职,此湿可做脾阴理解。而脾湿是病理反应,可致脾失健运,治应以行气祛湿之法;脾阴则是脾气所化,滋脾阴即可补脾气,气足则水湿自去,脾湿自除。可见,脾阴不同于脾湿。

脾胃以膜相连,脾主升胃宜降,脾喜燥胃宜润,升降相因,燥湿相济。一旦为病,脾为太阴湿土,宜升宜燥;胃为阳明燥土,宜降宜润,此乃正治。然病变无常,阴脏有阴亏之疾,阳腑有阳伤之虞,故有救脾阴,温胃阳之治者,是为变

法。如是则知其常,达其变,调脾胃之法全矣。

5 结语

“调脾胃安五脏”学术思想是李德新教授在继承了传统的脾胃学说思想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其多年的教学及临床经验,将其丰富、创新、发展而来。李德新教授创新发展出“调脾胃”的思想,突破了传统补土派思想的局限,与气血、阴阳相结合,运用于全身各系统的调节,将脾胃学说的应用范围进一步延伸。

随着人们生活、饮食习惯的改变,精神压力的增大,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疾病谱的改变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引起脾胃病的因素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古时由于战争、天灾、生活条件等原因,脾胃病多以脾胃虚弱、脾气不足等虚证、寒证居多。而现今社会,临床常见脾胃病者,多以实中夹虚证、热证、湿证居多。然而时代在进步,社会各阶层对医疗水平需求在不断提高,中医要在这个迅速发展的社会中发挥优势,就必须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将中医理论中的精华(整体思想与辨证论治)相结合,探索出符合现今社会的思想理论。“调脾胃安五脏”学术思想的提出、解释、研究及临床应用,正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它以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广泛的应用领域,将引领中医理论基础的研究走到学术前沿。

参考文献

- [1] 中国中医研究院. 施今墨临床经验集[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85.
- [2] 中国中医研究院. 岳美中论医籍[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37.
- [3] 唐旭东, 卞立群. 脾胃“通降理论”及其应用——脾胃学说传承与应用专题系列(3) [J]. 中医杂志, 2012, 53(14): 1171 - 1181.
- [4] 邓铁涛. 略论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学说 [J]. 广州中医学院学报, 1988(2): 45.
- [5] 易杰, 李德新, 夏永良. 脾阴虚大鼠脾、肝组织蛋白激酶 C 活性变化的实验研究 [J]. 中医药学刊, 2002, 20(3): 328 - 329.
- [6] 李丹, 李德新, 崔佳鹏, 等. 脾阴虚证大鼠模型心脏组织 MAPK 信号转导与调控的研究 [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07, 25(7): 1385 - 1387.
- [7] 李德新. 试论五行及其临床意义(一) [J]. 辽宁中医杂志, 1984, 6: 7 - 9, 14.
- [8] 李德新. 祖国医学的气机升降学说 [J]. 辽宁中医杂志, 1980(2): 33 - 35.
- [9] 李德新. 中医基础理论讲稿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431.
- [10] 于睿, 张杰. 杏林医论——李德新临证经验集[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17.
- [11] 易杰, 李德新, 林庶如, 等. 脾气虚大鼠脾、肝组织蛋白激酶 C 活性变化的实验研究 [J]. 辽宁中医杂志, 2002, 29(6): 374 - 375.
- [12] 易杰, 李德新, 刘延梅. 脾阳虚大鼠脾、肝和肾组织蛋白激酶 C 活性变化的研究 [J]. 中医药学刊, 2002, 20(1): 39 - 40.
- [13] 易杰, 李德新, 易华. 脾气虚与脾阳虚大鼠脾肝组织蛋白激酶 C 活性变化的研究 [J]. 中医药学刊, 2002, 20(5): 639 - 640, 644.
- [14] 易杰, 李德新. 脾气虚与脾阴虚大鼠肝、脾组织蛋白激酶 C 活性变化的比较研究 [J]. 中医杂志, 2003, 4(11): 851 - 853.